

雲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



科学出版社

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

1959年1月

內 容 提 要

辛亥革命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问题，是历史科学工作者所研究之重要题目之一，本書收集云南和貴州两省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所选择之资料一为原始文件，如《云南警告》、《云南留日本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貴州血源通告書》和《袁世凱之禍黔》等；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记，如黃济舟《辛亥貴州革命紀略》、李鴻祥《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和《宣漢日記》等；其它尚有一部分为未发表过之旧稿本及流传较少之印本。这些资料可帮助研究辛亥革命史者参考。

264/21
12

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资料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9年1月第一版

書号：1480 字数：263,000

195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2,700

印张：10 1/8 插页：3

定价：（7）1.10元

編 者 的 話

辛亥革命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問題，是历史科学工作者所研究的重要題目之一。为供給历史工作者参考，本組特收集各省辛亥革命的資料，陸續在《近代史資料》雜誌中刊出。今收集到一批云南和貴州两省辛亥革命的資料，雜誌中容納不下，即編为单册印行。

云南、貴州的辛亥革命資料，有一些已收入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一書中，不必重刊。其未收入該書中者，如朱德元帅的两篇《辛亥回忆》（发表于1941年10月10日和1942年10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因《解放日报》已有影印本，也不必重刊。本書选輯的資料，一为原始文件，如《云南警告》、《云南留日本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貴州血淚通告書》和《袁世凱之禍黔》等。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記，如《辛亥貴州革命紀略》（黃济舟）、《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李鴻祥）和《宦滇日記》等。一为未发表的旧稿本，如《云南光复紀要——建設篇》和《續云南通志长編》等。一为流传較少的印本，如《貴州革命先烈事略》、《永昌府文徵》等。这一些資料，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和反革命斗争一些情况，它补充了其他資料的不足，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的考虑問題。

这些資料和《辛亥革命》等書的記載有出入，而且本書各篇也互有出入，甚至出入很大。其中有許多問題是需要仔細研究的。又因作者有革命党人，有清朝官吏，还有其他人士，他們各就見聞記錄，認識也不一致，即革命党人的認識也不一致，再加以历史条件的拘限，所以資料中多有不妥，甚至錯謬的敘述和議論。本書为提供原始資料，均不予改动。至于各篇所記人名有異同，一般亦未改动。只有显系錯訛的字句，編者就所知加以校勘。其太空泛和太煩瑣的字句，略加节略。

貴州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惨遭杀戮，革命文献亦被銷燬，搜集資料实有困难。本書貴州部分，全賴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各位先生供給資料，并为各篇写簡單按語。云南辛亥革命的原始資料，亦难尋找，本書云南部分系經各方协助和李根源先生帮助找到的。本書今日出版，应向协助收集資料的各位先生致謝。

中國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目 錄

編者的話	(i)
------	-------

云 南 辛 亥 革 命 資 料

云南警告	云南留越学生(3)
云南陸軍講武堂的概况	素庵 适生(14)
辛亥革命文献四种	(20)
同盟会瑣录	呂志伊(35)
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	李鴻祥(37)
云南光复軍政府成立記	孙 璞(43)
云南光复紀要——建設篇	周鍾嶽(47)
张文光光复騰越記	仰光光华日报(62)
大理獄中供詞	祝宗瑩(64)
蔡鐸致李根源电稿	蔡 鐸(66)
张文光致李根源电稿	张文光(73)
龙陵辛亥起义紀事	李若曲(75)
迤西各屬光复記	由云龙(77)
宦滇日記(选录)	崇 謙(82)
云南辛亥革命长編	續云南通志长編(97)
云南辛亥革命参加者列传	

楊君振鴻事狀	李 根 源(121)
张成清传	章 炳 麟(123)
彭冀墓表	李 根 源(124)
記云南张君文光死事	新加坡《国民日报》(125)
罗佩金事狀	李 根 源(126)
赵伸墓碑銘	李 根 源(132)

顧品珍	續云南通志长編(133)
謝汝翼	續云南通志长編(134)
刘祖武	續云南通志长編(134)
李修家传李正榮附	續云南通志长編(135)
殷承猷	續云南通志长編(136)
庾恩賜传	續云南通志长編(137)
赵又新	續云南通志长編(139)
叶 荃	續云南通志长編(140)
王麟書	續云南通志长編(140)
田鍾毅	續云南通志长編(141)
俱致中朱朝瑛附	續云南通志长編(142)
李植生传	續云南通志长編(142)
段 榆	續云南通志长編(143)

貴州辛亥革命資料

辛亥貴州革命紀略	黃濟舟(147)
貴州辛亥革命散記	吳雪儻 胡 剛(174)
貴州光復紀實	楊昌銘(199)
貴州起义首功黃澤霖被害略述	黃烈誠(210)
貴州血淚通告書	周培艺等(212)
黔人乞救書	徐龍驤(223)
为刘显世等惨杀黔人上參議院書	張友棟等(226)
布告同胞啟	魯 瀛(231)
袁世凱之禍黔	刘世傑(235)
先烈鍾山玉先生事略	鍾全林(269)
貴州革命先烈事略	平 剛(273)
貴州政局的回忆	韓社章(311)

編 者 的 話

辛亥革命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問題，是历史科学工作者所研究的重要題目之一。为供給历史工作者参考，本組特收集各省辛亥革命的資料，陸續在《近代史資料》雜誌中刊出。今收集到一批云南和貴州两省辛亥革命的資料，雜誌中容納不下，即編为单册印行。

云南、貴州的辛亥革命資料，有一些已收入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辛亥革命》一書中，不必重刊。其未收入該書中者，如朱德元帅的两篇《辛亥回忆》（发表于1941年10月10日和1942年10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因《解放日报》已有影印本，也不必重刊。本書选輯的資料，一为原始文件，如《云南警告》、《云南留日本同志檄国内反对清政府借外兵文》、《貴州血淚通告書》和《袁世凱之禍黔》等。一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当时人的日記，如《辛亥貴州革命紀略》（黃济舟）、《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李鴻祥）和《宦滇日記》等。一为未发表的旧稿本，如《云南光复紀要——建設篇》和《續云南通志长編》等。一为流传較少的印本，如《貴州革命先烈事略》、《永昌府文徵》等。这一些資料，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和反革命斗争一些情况，它补充了其他資料的不足，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全面的考虑問題。

这些資料和《辛亥革命》等書的記載有出入，而且本書各篇也互有出入，甚至出入很大。其中有許多問題是需要仔細研究的。又因作者有革命党人，有清朝官吏，还有其他人士，他們各就見聞記錄，認識也不一致，即革命党人的認識也不一致，再加以历史条件的拘限，所以資料中多有不妥，甚至錯謬的敘述和議論。本書为提供原始資料，均不予改动。至于各篇所記人名有異同，一般亦未改动。只有显系錯訛的字句，編者就所知加以校勘。其太空泛和太煩瑣的字句，略加节略。

貴州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惨遭杀戮，革命文献亦被銷燬，搜集資料实有困难。本書貴州部分，全賴貴州省文史研究館各位先生供給資料，并为各篇写簡單按語。云南辛亥革命的原始資料，亦难尋找，本書云南部分系經各方协助和李根源先生帮助找到的。本書今日出版，应向协助收集資料的各位先生致謝。

中國科学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云南警告

云南留越学生

編者按：本書原為新聞紙鉛印本，緒言三頁，正文十六頁，云南留越學生編印，出版時、地均不詳。據書中所引法人古德爾孟《云南遊歷記》，曾刊於《云南雜誌》（於1906年12月出版的第三期開始刊載，全文未刊完，題名為《云南遊記》），和書內所述時間對照，可推知此書出版約在1906年。書中主要敘述法帝國主義對雲南的侵略，號召人民進行反帝鬥爭，為辛亥前雲南人民進行革命運動的原始文件之一。原書用大字排印之處，今改為五號黑體字，其內容有不妥的議論（例如對義和團反帝運動和對越南的議論等），均保持其原來面目。

緒 言

某等南遊經年矣。日觀強鄰氣餒，亡國慘情；北望鄉關，禍在眉睫，安南惡劇，行演於吾人最親最受之邦。午夜焦思，且痛且駭，且愕且懼。竊憶以父老伯叔兄弟膏血，湊集巨款，遣派來茲；雖學無寸長，敢不以親見身歷者為我父老伯叔兄弟告，共籌一救亡策乎。屢欲敘越南亡國歷史及法人治越情形，與滇對照，而為吾滇前途現一幅活影；因听講鮮暇，遲遲不果。邇來法人謀滇日亟，其欲滅我而朝食之心，環球共見；吾國留法學生陳籙特譯法人遊滇記序，上告政府。某等得而讀之，舉疾首蹙額相告曰：嗚呼！法人謀滇之手段，果如其急且迫哉。是書也，不可不使我父老伯叔兄弟各手一冊，以確見法人謀滇之急；而又不可不証以某等近見，以確見法人謀滇之真。不然，陳君上政務處書前留東同鄉已寄告我父老伯叔兄弟矣，而烏用是喋喋為哉。蓋某等之所以復為是者，有三苦心：

一恐父老不信法人謀滇之急而不急發熱誠，致蹈安南亡國覆轍；

二恐父老既信法人謀漢之急，而不善用熱誠。或出於野蠻暴動，以自速灭亡；

三恐父老既容納某等之言，而知善用熱誠，然有时又存苟安心，存推諉心，終不能不愛錢不惜死之志，以救危亡。

此三者，誠至急至要之問題，我父老尤不可不觸目惊心。某等用是先录陈君一書，后及某等意見，集資付印，以广流传。所願我最亲爱最有熱誠之父老伯叔兄弟，勿以某等真切之言为輕躁喜事，而藐然視之。尤願勿以某等区区微忱为空談救国，而漠然置之。如能采擇实行，富者出其資，貧者竭其力，激发爱国熱誠，共救桑梓危局，不数年后，吾滇其起死回生乎，是則某等所歌頌我父老伯叔兄弟之功于不朽也。爰綴數言于簡端，以誌緣起。

法国留学生陳藻上政務處王大臣書論法人窺伺云南事

並譯法人原序

法人經營云南，已有年所。自光緒廿九年三月初十日云南鐵路合同定議后，法人之前往云南者絡繹于途。自光緒三十一年七月起，因摩洛哥之事，与德頗有齟齬，于是专派从前經營斐洲阿尔賽屬地之經理人員工程師百數十人、巴黎东文学堂学生念余人，前赴云南。近巴黎新出一書，名为《云南遊历記》。系法人古德爾孟(Courtellemont)所著。查光緒廿七年今法国下議院首領都墨君(Doumer)任越南巡撫时，曾派該法員密游云南全省，查察形势，詳繪地圖，經年返国。今年夏間，《云南游历記》始出版。生近購而讀之，觀其籌画一切，深知法人之用心在必得云南而后已。生謹將原序譯呈。

序曰：“就日俄交战之风潮觀之，令吾法人不得留心于越南領土矣。吾人向不以东方政策为意，至此亦叹日本之勃兴，以驗黃禍之不旋踵。盖其兵力实足令人惊且駭矣。越南防守誠为今日不可稍緩之問題。吾国之留心時事者，各貢一見，或謂当放棄东方而經營斐洲，或謂当以越南全土与他国易一易于防守之地，然所可与易者为何国，所当易者为何地，則非鄙人所敢思議矣。政界中人咸莫能决，其

洞悉东方情形者，固已早有成見，且将来必遂其素志矣。然則將吾昔日游历云南及所調查一切編成一書，以餉当世，今正其時矣。吾之政策，当割取云南全省，然后方足以保越南。吾以吾書付手民，盖欲讀者知云南之价值及其物产地理，以备指南。

吾法人足跡履越南，迄今四十五年矣，无日不惴惴焉以扩充勢力保守长久为念。就今日之情形觀之，其实有大謬不然者。

保守屬地犹之培植树木焉，灌之既之，不惜資本，使其有磐石之安，当先使其根盘錯远土，达于甘泉。其未經开化之地，而又富有蘊积者，此正吾欧人所謂为甘泉，取之以培吾树木者也。英人之得印度，亦主斯义。于是陸續經營，卒至佔領印度全土而后已。越南地势攻易守难，如以一軍由云南南下，一軍由海口进攻，一軍由安南中断，海陸并攻，則越南首尾不能相顧。云南直据上流，形如天塹，若得云南，乃可厚积兵力，以保越南全土。

英人之經營东方，亦不肯稍有疏忽。吾法得越南时，英人亦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佔據緬甸，以为吾法之抵力；今且侵及西藏一帶，不轉瞬間亦將注目于云南全省矣。不仅此也，中国近年以来亦漸自清醒。吾法于越南之政策，至于今日，实为不可稍緩之日矣。

攻守形势之外，云南之气候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田之富，物产之饒，較諸越南，奚啻霄壤。借沃壤之余，以养瘠地之不足，此云南所以不独为越南之屏藩，而且为越南之倉庫矣。美哉！云南也。

以異常殷富之物产，以生吾法人无穷希望之心，此云南铁路之成，所以可为吾法賀也。

俄之欲得滿洲也，非其土地也，非其物产也，盖欲借滿洲大陸以达于东方口岸，以为他日发达之計。德于山东也則不然，其矿产之富，早已动德人之心。然山东近于日本，而远于德国，頗难自守。中国自強之日殆将不远矣，一旦自奋，則华人将不复为吾欧美之魚肉。不仅此也，彼且将收回已割之地为自养之計，此吾所敢預料也。如不幸而吾言果中，則中国政府必自山东入手，而德人之足跡将不复存于胶州

矣。

至吾之越南，又非可同日而語。蓋越南民智遠不及中國內地居民，且久蒙吾和平之教養，當彼從前求中國時被壓于苛虐政府之下，鞭扑刑戮靡所勿至。一旦吾法加以復翼之恩，越南之民懷德既久，當自知所擇矣。

茲當日本新役之後，財力空乏，休養為先，不能他顧。誠為吾法經營云南絕美之好機會。吾望他日火車遊行云南時，吾法之權力隨之而達于云南全省。吾尤望云南鐵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養未足之先，則席捲云南，如探囊取物矣。”（序文已完）

全書共二百九十五頁，并附云南地圖一張。生業覽畢，因課務吃緊，不能備譯。且作書者不准他國重譯。書中所載，于云南地理物產最詳。生細揣法人政策，將來必借保護鐵路為詞，以越南之兵移駐云南，以施權力，其患即在眉睫。生一得之愚，不敢自安緘默，伏求我政府大臣防患未然；而先發制人，尤為今日救亡之要策。刻間鐵路已在蒙自一帶開工，我政府自當于鐵路未成之先，先以保護鐵路為亟，派南北洋洋操兵二萬人，常駐滇越交界之地，并蒙自一帶，以厚兵力。則法人他日即欲派兵亦難借口。一面在云南本省趕練新軍二萬人，為隨時遣駐各段鐵路之用。此舉名正義順，不獨為預防后患之計；且可借以彈壓土匪，免生事端，亦我政府應盡之義務，應有之權力。似不宜疏忽自棄，坐失機宜，以貽他日無窮之患，則中國幸甚。云南幸甚。（陳錄書已完）

醒！醒！醒！我父老叔伯兄弟。起！起！起！我父老叔伯兄弟。奮！奮！奮！我父老叔伯兄弟。法人于此取甘泉培植樹木之主義，已決定實行。斯時在安南，器械已備，鎗砲已足。日夜訓練，水陸兼舉。藥彈之由法運來者絡繹不絕，風潮一湧十丈，大有乘此機以席捲我云南之勢。

當去歲春夏之交，某等到越未久，情形未熟，雖不能洞見其心，而遊其印圖所，即見其所印地圖已將我云南邊界及內地之一溝一壑，俱繪為行軍指掌矣。遊其磁器廠，即見其將我云南之一城一

乡、一山一谷，均用泥作成，以备战时之指南矣。遊其軍医院，則見其战陣所用救伤器具，盈千累万矣。且時聞彼于鐵路成后卽取云南。某等聞見之余，初未之信，以彼文明強國，其武備之充實，其考查之詳悉，固其本色。豈若我云南边防廢弛，一軍不練，一器不備，一事不實力整頓，蠢蠢然貪眼前幕燕釜魚之安，而束手以待人之宰割，以云將取，或者其謠。

而豈知爲日未久，爲彼所派來考查云南邊界以爲進兵地步之兵部大臣華龍氏，已到河口一帶布置一切矣。某等此時亦不甚介意。

及至今春，遂有越督鮑爾將往云南消息。鮑爾者，最富于野心，彼國侵略大家之一也。其往云南，虽曰調察路礦，實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某等一聞此信，不禁惊心动魄，髮爲之豎，股爲之慄，相與頓足捶胸言曰：我云南遂从此成東三省矣乎？吾輩虽學成，究无家可歸也。吾輩男兒，生茲末運，既无長策可以救亡，又安忍目覩我云南千二百三十余萬同胞頂香爐，豎降旗，五體投地于異族馬前，而爲我中國十八省開門揖盜；遂欲奮志蹈海，一瞑長逝，以勿貽我神明先祖之羞。繼思某等生于滇，長于滇，不能獻身爲滇犧牲，虽抱恨而沒，而天職終有未盡；乃暫延死期，仍婉轉從事，電請大府嚴加防慎。然亦初不料彼如是之狠且毒，欲急就我云南川滇鐵路未成，新軍尙未萌芽時期，而爲是攻其不備，一掃千里之兇惡手段也。

而茲得留法學生陳君上政務處書，閱其所載法人古德爾孟遊滇記序，確見法人用心，于某等所見所聞毫无差異。陳君書中僅譯其序，某等現已訪獲原書，擬將全文譯出，俾父老知法人之毒手。且近彼欲駐兵蒙自，又與陳君所料適合其符。則法人借保護鐵路爲名以掃蕩我滇全省，卽在目前，某等敢斷言矣。

嗚呼！我父老伯叔兄弟，誰无父母，誰无妻子，誰无兄弟姊妹，誰无坟墓田廬。行將被人宰殺，被人淫辱，被人芟夷，被人掠奪，舉世世祖宗藏骨之區，皆變爲人之殖民地。子子孫孫生息之所，皆變

為人之牧馬場。碧雞金馬，悉異旧觀；洱海昆湖，腥膻滿地。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其能受乎？

夫今日亡國，我父老亦當知非昔日之所能擬于萬一也。昔之亡國，不過換一朝代，而土地依然，城郭依然，百姓依然。今之亡國，則國亡之日，即家亡之日；家亡之日，即種族滅絕之日。一亡即永墮地獄，絕無復生；一亡即沉淪苦海，終無天日。我父老獨不見歐洲之芬蘭波蘭、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人乎？以地球九萬里之大，而彼竟累累如喪家狗，無國可歸，為人奴隸，動被燒殺者以數萬計。其遠近亡國至今未及百年，而幸存者已寥若晨星，或僅供博物院之參考品。是不可慘哉！然寧獨是數國而已，我父老又不見亞洲之印度及我藩屬之高麗、安南、緬甸乎？印度等國之民今縛束于強權之下，受壓制不如牛馬，生齒日減一日。其所以不為美洲之紅人者，亦將不遠矣。然數國之遠者且勿論，請即某等所親見之安南言之。

安南亡國迄今不過二十余年，而人口減弱其半。且前此二十年，法人之待之也，尚不如今日之虐，以佔領之初，人心未服，恐過激則生變，務先稍安之，使之勿動，而后制其死命也。今則稍強悍有勢力者，已誅滅殆盡矣。即前為彼嚮導，賣國與彼，為彼之走狗者，今校兔既死，亦已盡烹之矣。越南人陳賤誠、阮文祥等初為法人利誘結為內應，事成即被誅滅。如此之事，我父老等諒已洞鑒其奸，我滇果有是人，當勸戒之，或同謀而鋤去之可也。自余平民愚婦，則奪其生計，使之生同螻蛄，朝不保夕；虽有草澤英雄者出，亦无可揭之竿，以為光復計。于是法人益出其最劇烈之手段，而思有以并其根株種類而盡歼之，所以近十年來，越南稅則之苛，日倍一日；罰款之重，年逾一年。禁令之嚴，亦日酷一日。其稅則之苛也，有所謂身稅焉，分為三等，上者年百餘元，中者二三十元，下者亦不下八元。門牌稅焉，上者四五百元，下者七八元不等。地稅焉，一方丈年納稅二元。房稅焉。開窗一，歲稅金二；置廁一，歲稅金五；蓄犬一，歲稅金三；貓則半犬，雞則半貓；等而下之，甚至細如蔥韭類亦莫不有稅。其禁令之嚴也，居城者不得入鄉，居鄉者不得

至城。集会有禁，越境有禁。其罰金之重也，或盈千焉，或累万焉，視其家之肥瘠，而为一网打尽之計。故越人中有国亡时未为彼搜罗尽者，今亦靡有孑遺矣。哀鴻遍野，滿地疮痍，男者为其牛为其馬，女者为其婢为其妾。鞭撻随其喜怒，杀戮視乎从违。凌轢殘踏，无所不至。某等眼簾触此，未尝不痛心蹙額，淚涔涔下，为安南人悲，为安南人惧。嗚呼，岂知至今日其所以为安南人悲且惧者，遂將轉而自悲自惧，并为我父老伯叔兄弟悲且惧哉。虽然，以我最有劲骨最有血性之父老伯叔兄弟，又岂甘下等越人，同为彼黃瞿碧眼儿砧上肉乎！我父老前此之所以委靡不振，不出而謀地方公益，以为自保身家計者，盖未聞世界上有如此之奇禍，而以地方之事有地方官居其責任，不必越俎代庖也。而詎知同为一国民，同有一分責任，地方官不过一邑代表人，而不能举全邑之事以一身独任之，无須紳民之輔助，遂能举之裕如也。且地方官吏非生长于本省，其于本省之情形不熟，而于利害亦不甚关系，安能举事事办有成效，外焉足恃以为长城，內焉足恃以为保姆乎。我父老伯叔兄弟，自聞某等此警告后，其挺身而起，各出熱誠，各憤赤血，同商救亡。其有机警慷慨大有力者，宜糾合同志，筹画方略，以預备所以对待法人之具，而不至如前此之出于野蛮。庚子野蛮排外之舉，損失若干利权，賠償若干款項，殺戮几許头颅，其害之大我父老諒已知之矣。現今法人欲取我滇之心最急，其所以不遽动者，患无詞耳。若我再焚教堂戕教士以予他人口实，是自速滅亡矣。且外人非野蛮生番，我又何必拒之太过。即使父老熱心桑梓，以为我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然亦当出之以文明，不可以野蛮举动行之。更不可因我地方有喪尽天良借外人勢力以压制我父老伯叔兄弟之教民，而遂迁怒于外人，以至釀成无理教案。不知我釀一教案，賠款且不言，其如身首不保何，其如遺地方以莫大之患何。我父老伯叔兄弟有知，想萬不出此下策也。此事留東同乡書中已詳言之，而某等犹寤曉者，恐我父老伯叔兄弟不知外界情形，將一片愛桑梓熱誠誤用于野蛮举动，以自速灭亡也。其富有資財者，亦当乘此患难未发之先，尽出家資，以代謀地方公益，如鑛路工商业之类。既有裨于地方，于己亦有莫大之利，亦何乐而不为。如其兵端已肇，禍机已至，則供給資糧，補助軍需，不吝万金之

产，轉輸千里之途，亦我父老应尽之义务。至于我輩青年英伟，尤当身投行伍，击楫枕戈，叱咤风云，現好男儿身手，以預备后日与法人馳騁于鎗林弹雨之具，發揮我古代英雄征討外族之國魂。而不至如前此甲午役之聞砲声而云散，以遺千古羞，且陷我子孙于越人之苦境，欲求死而不得其所也。

以上数者，即日本所恃以胜俄罗斯，美利坚所恃以脱英吉利，亦即意大利之所恃以独立。我父老伯叔兄弟果能具而有之，則虽十法兰西，举我云南一省之力亦足以抗之拒之，尽复我已失之权利。而令金馬碧鷄橫飞天表，又烏在悲安南之悲，惧安南之惧也。夫安南之所以为安南者，亦安南人自为之，非法人之能安南之也，云南亦犹是矣。語云：“国必自灭，而后人灭之”。我不自灭，則將見人之見灭于我，更何必灰心短气，而为是杞人之忧也。我父老其起哉！我父老其起哉！！我父老果不以某等之言为妄也，則某等更請以千慮一得之見，就此时所宜急举者数事，略陈大概，以备施行。

一、我父老宜糾集三迤人民，乞师政府，为陈君后劲，以力拒法兵之入境也。夫法人欲駐兵蒙自，不过借保护铁路为名，其发难即在旦夕；若我无兵以为之保护，則終不能解释此問題。故某等一聞此警报，即电达政府，請速拨北洋新軍二万，并选派幹員，以資防卫。然某等势力薄弱，安能必政府之听而达此目的。是我父老亦不得不以一电繼之。若不行，則再电之。再不行，則举吾全滇人民同为申包胥。政府之視我滇，亦未必秦于楚之不若也。此我滇迫不可緩之急务其一。

一、我父老宜速集股款，即時兴工，以筑滇川鐵路也。一国命脈全在鐵路，我滇路綫，南已被法人劫取，西又久为英所垂涎；此时所恃以图存者，仅此东北一路。此外如迤西緬騰之路，亦宜盡歸川滇項下，即時修築，不然亦难保也。稍有血性者，宜如何踊跃集股，以期速成，为我滇延一線生命。何至今仍徘徊觀望，集股寥寥，是岂我父老竟坐視吾滇危亡，而不求一救亡策乎？想父老未必死心若是。抑或父老未聞鐵路利益乎？則近年以来，忧时志士嚙舌拮据，呼騰國中，